

盛世欢

之少年行

携爱再漂流 著

她，从出生就被标上了男人的身份；

他，从出生就注定要做一代圣君；

他，从出生就被祖父收为继子，身份变得尴尬；

他，是才华旷世、兼济天下的一代文豪；

他，是前太子的遗腹子，却开创了商业王朝。

几人的相遇注定是辗转缠绵、刻骨相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盛世薄欢之少年行

携爱再漂流
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薄欢之少年行 / 携爱再漂流著. -- 北京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124-2361-9

I. ①盛… II. ①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0734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盛世薄欢之少年行

携爱再漂流 著

策划编辑 吕晶晶

责任编辑 胡玉婷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邮编 100191) <http://www.buaapress.com.cn>

发行部电话:(010)82317024 传真:(010)82328026

读者信箱: ibook@buaacm.com.cn 邮购电话:(010)82316936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710×1 000 1/16 印张:32.75 字数:679 千字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 000 册

ISBN 978-7-5124-2361-9 定价:38.00 元

若本书有倒页、脱页、缺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82317024

楔 子

大晟皇朝德馨十四年春末，绵密的细雨将贝州笼罩得透不过气来，一座简陋的柴门院落更是在这细雨中凄惶飘摇。

一袭青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站在细雨中，身上已是晕湿一片，雨水也顺着纶巾滴落，而男子仿若凝固在这片烟雨中，久久伫立。

核桃树下，两个女孩望着男子的背影，着淡青裙衫的大姐紫芸淡淡地叹息：“娘最喜欢一年之中这春末夏初的时节，盛至极处的春花吐尽最后的艳丽，而夏花已是闲待它的盛华之时了。”

一身素白的二妹紫芊，环视着被浸泡在雨中的院落，满地的落芙，一心的凄凉，悠悠地说：“亡与生的交界，衰与盛的替换，何来繁花似锦？”

这话传到男子耳中，使他不由得身心一颤，绷着的肩头一下垮了下来。

“先生！”慌张的语调伴着急促的脚步，张产婆已经走到了男子身旁，“已经六个时辰了，夫人怕是有凶险。”

男子立即转身，满眼无助地说道：“求阿婆一件事，孩子落地，不论男女，只告诉内人是男婴可否？”

树荫下的紫芊听罢，眉头一蹙，刚要出语，张产婆已经接了话去：“此言极是，素言盼男孩已有十载，却连生了五个女孩儿，此次身体如此虚弱，依旧坚持，怕是她最大的心愿了，不能留有遗憾。”

说完，产婆转身走回房中，袖笼上的血迹触目惊心。

“多谢阿婆了！”男子的眉眼凝聚了痛楚，来到窗下张望，却只看见漆漆的黑。

不知又过了多久，随着一阵婴儿的啼哭，院中的人才惊醒，可是阴雨中却混着浓重的血腥气。

屋内传来产婆的话语：“是男孩儿，男孩儿！”可是紧接着，就又传来惊恐的声音，“不好，见大红了。”

窗外的男子再顾不得其他，冲进房中，眼中只有面容苍白的妻子脸上那欣慰的笑容，久久定格……

目 录

第一卷 初相见 正值柳绵飞似雪	1
第一章 惊相遇,龙凤颠倒成定局	3
第二章 欲言止,何时疏离成陌路	7
第三章 少年狂,不问缘由只凭心	11
第四章 杯莫停,斗酒十千恣欢谑	15
第五章 心玲珑,纵使别离不相负	19
第六章 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23
第七章 接贤宾,少年郎君欲乘风	27
第八章 愁云聚,秋霜冷夜如何诉	32
第九章 花影乱,至亲至疏至深情	37
第十章 生离别,忧从中来无断绝	41
第二卷 少年行 无端折翼受人控	47
第一章 宫墙柳,繁华落处尽萧瑟	49
第二章 祸事起,皇宫无日不风波	54
第三章 计连环,步步惊心无退路	59
第四章 苦肉计,人已入局难抽身	63
第五章 光阴苒,谁家少年独惆怅	68
第六章 少年游,人生南北真如梦	73
第七章 清平乐,洗尽秋江日夜潮	77
第八章 牵线偶,抛却无端恨转长	82
第九章 短相聚,筵篴别后谁能鼓	86
第十章 当头棒,一语惊醒梦中人	91
第三卷 风云卷 少年壮志不言愁	97
第一章 人言微,争议拳拳博短长	99
第二章 赤子心,清映冰壶百尺帘	104



目

录

第三章	长亭怨,总使相逢成离别	109
第四章	花非花,朔风吹断三更雪	114
第五章	千帐灯,算来好景只如斯	119
第六章	归去来,一生惆怅知多少	124
第七章	花事了,知君此际情萧索	129
第八章	壶中天,严霜拥絮频惊起	135
第九章	风云变,落星寒梦闭佳城	140
第十章	是与非,昨日星辰昨日风	145
第四卷 欲临风 雪霜多后始青葱		151
第一章	喜重逢,月照离亭花似雪	153
第二章	心事重,咫尺相近天涯远	158
第三章	鹤冲天,忍把浮名换低唱	163
第四章	风争鸣,桃李春风一杯酒	168
第五章	浪淘沙,恶水置缸半欲沉	173
第六章	雨霖铃,对酒当歌皆空谈	178
第七章	东风破,大风起兮云风扬	183
第八章	如梦令,星汉西流夜未央	188
第九章	露华浓,万紫千红总是春	193
第十章	登科日,曲江千树发寒梅	198
第五卷 万重波 年少登高意气多		203
第一章	凌云志,长风破浪会有时	205
第二章	登高台,鸾凤铿锵风缥缈	210
第三章	曲江宴,鞭鞘风冷柳烟轻	214
第四章	酩酊醉,任是无情也动人	218
第五章	今非昨,总有闲情惹事端	222
第六章	剑气近,疏狂意气共君行	227
第七章	误前缘,桃花满天尽飞散	232
第八章	壶中天,善恶人心立中间	237
第九章	青玉案,日永如年愁难度	242
第十章	意不尽,风云相遭争奋搏	247

第六卷 定风波 竹杖芒鞋轻胜马 253

- 第一章 理还乱,停杯四顾心茫然 255
- 第二章 风入松,别有恩怨暗恨生 260
- 第三章 月当窗,举头三尺有神明 265
- 第四章 无难事,宝剑锋从磨砺出 270
- 第五章 计恶毒,圈套尘网挣不破 275
- 第六章 孤城春,天风吹树几时休 280
- 第七章 柳花替,山重水复又一路 285
- 第八章 雾非雾,无执空心触处通 290
- 第九章 叹无常,人生百病皆有因 295
- 第十章 雨不至,人祸天刑先后来 300

第七卷 青春短 如今正好同欢乐 305

- 第一章 踏莎行,难得人间相聚喜 307
- 第二章 洞仙歌,君子之交淡如水 312
- 第三章 春意浓,九重城中情谊重 317
- 第四章 若惊鸿,绿腰华艳惊郎目 322
- 第五章 非常理,人事朝暮有反复 327
- 第六章 少年郎,欲上青天揽明月 332
- 第七章 忆往昔,偶然相聚还离索 337
- 第八章 赛龙舟,百尺峰头望尘浪 342
- 第九章 迷神引,设计巧欲为翻车 347
- 第十章 情为何,直教人生死相许 352

第八卷 画堂春 身入风雨心暗战 357

- 第一章 寄生草,轻埋万丈红霓志 359
- 第二章 闻魔音,缠绵心事终难掩 363
- 第三章 尽尘埃,争鹿人家梦未回 368
- 第四章 风浅吟,一日心期千劫在 373
- 第五章 夜生凉,从来婚聘不由己 378
- 第六章 轻许诺,一生一世一双人 383
- 第七章 情难料,不觉桃花染春色 388



第八章	案中案，倏忽龙蛇竟满案	393
第九章	鹧鸪天，满目山河空念远	398
第十章	天香曲，落花摇情满江树	403
第九卷	菩萨蛮 花明月暗笼轻雾	409
第一章	迎春乐，天赋我情终有属	411
第二章	满路花，花落花开自有时	416
第三章	诉衷肠，除却梦里见不得	421
第四章	真情怨，忍把别离作笑谈	426
第五章	瑶台路，狂情错向红尘住	431
第六章	西江月，世俗不许长相守	436
第七章	采桑子，而今才知当时错	441
第八章	木兰花，深情总被谁辜负	446
第九章	解谜题，未成曲调先成缺	452
第十章	相思令，若听离歌须断肠	457
第十卷	欢情薄 百种相思千种恨	463
第一章	疏雨寒，行人肠断草凄迷	465
第二章	任辗转，翻云覆雨难掬触	470
第三章	念奴娇，高山流水情难料	475
第四章	玉簫秋，一江春水向东流	480
第五章	忆秦娥，烟霞曾结三生好	485
第六章	愿来世，寸心誓与长相守	490
第七章	韵如歌，多情自古伤离别	495
第八章	西风残，笑看沧海欲成尘	500
第九章	梳红妆，金雀屏开更徘徊	505
第十章	曲水觞，重逢却成诀别日	510

第一卷

初相见 正值柳绵飞似雪



第一章 惊相遇,龙凤颠倒成定局

“郎君,这里安全吗?您下次来能提前和我说下吗?我也好准备准备。”婢女瞿仙有些不安地问着隐在假山石后速描着温泉池中众多赤裸女子的少年。

“这才刺激不是吗?别吵,马上就好了。”陆子诺不耐烦地扫了一眼瞿仙,手下越发地快了。画纸上跃然而现一幅千娇百媚的女子沐浴图。

陆子诺掷了画笔,拿起画纸端详。阳光犹如最传神的画笔,描绘勾勒着陆子诺微扬的下颌,他略瘦,唇薄而面樱红如春,天生带点似笑非笑的弧度,鼻挺,最好看的是那一双丹凤眼,四时明媚,虽然有些不羁,可眸光流转,眼梢一挑,却是清明,那双眼似比最明媚的光更艳三分,黑瞳得发亮,正衬飞扬似流云的远山眉。这样的长相,若为女子自然是倾城倾国,偏为男子,反而添些不应有的魅惑与阴柔。

突然,一阵劲风,卷起了画纸,陆子诺愣了一下。瞿仙反应快,立即抓起他的手欲往外跑,偏偏他还蹲下收拾画桶。

“抓淫贼啊!”

“有臭男人偷窥啊!”

“天杀的,老娘的贞洁啊!”

叫骂声随着画纸飘落至温泉池边,顿时激荡开来。

瞿仙几个起落已在十步之外,陆子诺连忙追去,却在一块山石转角处,与一慌张女子撞了个满怀,两人跌坐一团。

四面已传来追逐的脚步声,瞿仙奔回来:“逃不了了,快脱衣服,散头发。”

陆子诺闻言,立即扯去外衣,拔去发箍,瞿仙随即用外衣裹住画桶将其丢上了树,一系列的动作行云流水,惊得相撞的姑娘连忙遮住了脸。

追上来的人看到她们三个小娘子有些诡异地坐在这里,便问:“看到登徒子了没有,往哪边跑了?”

“那边。”瞿仙随手一指,众人便要追去,却突现四个黑衣蒙面男子,手持利刃,拦住去路。众女子本就衣衫不整,这下彻底崩溃了,乱石纷纷扔向那几个男子。

那几个黑衣男子，用剑左挡右避，挡下所有石块，而这群女子已经转身跑了回去，这一幕看得陆子诺也是愣愣的。

其中一个男子一个起落便站在了陆子诺面前：“看到一个带伤少年了吗？”

瞿仙反应极快地挡住陆子诺的身子并回答：“转过脸去，我家娘子岂是你随便看的。真是见鬼了，这里是女子沐浴所在，刚碰到一个淫贼在这里偷窥作画，现下又有你们来追什么带伤少年。我们可是什么都没看到。”

男子也觉得尴尬，但还是瞥了一眼瞿仙身后，确是两个少女抱作一团，一个乌发如云，一个肌若凝雪。

作揖当是致歉，男子瞬间便消失得毫无踪迹。

陆子诺连忙推开抱住自己的女子，却见此人仰面倒去，不省人事，肋下的血迹浸晕了浅色衣裙，宛如鲜艳的蔷薇。

陆子诺眉头皱起，撕开这女子的衣裙，男子的中衣便呈现在眼前，站在一旁的瞿仙不知如何是好，陆子诺却哈哈大笑起来：“我二人可真是绝配，他假扮女人，我却是假扮男子。”

笑声好不容易止住，陆子诺突然被那人腰间的一块美玉所吸引。

“这人虽然丑了些，玉还是不错的。”

陆子诺扯过玉佩看了起来。似是扯动了伤口，昏迷中的少年浅浅蹙眉，脸上刻意伪装涂上的灰如今被抹得东一片西一片，对比之下，更显得这块玉佩突兀异常。

这玉并非寻常玉佩的椭圆状，而是打磨成六瓣雪花形状，棱角分明，边缘处尖锐而锋利，在阳光的照耀下呈微透明状，瞧着似是能印出什么诡异的花纹似的，在昏迷少年的绸缎中衣上印出水似的印记，看起来价值不菲，在日光里显出温润的光。

瞿仙也觉得可笑，但转念：“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当然是带回去了，就一直扮着女装吧。”陆子诺说着，把“女子”的衣裙随意拢上，便站了起来。

“郎君……咱们将这位郎君带回去，二娘子又要不高兴了，不知道会怎么责罚您呢。”

只一句话，如平静湖面上的一颗投石，石头不大，又轻巧，却足以让正在兴头上的陆子诺脸色一变。

陆氏次女陆紫芊，下笔成文，出口成章，陆家五个姐姐个个女中文豪，可惜陆子诺最不喜欢的一个，便是最优秀的陆紫芊。

听完瞿仙所言，陆子诺眉头微皱，再抬眼时，眼中却又是那毫不在意的似笑非笑，“生气，那不是正好？”

瞿仙不再多言，先从树上取了衣衫和画桶，正欲扶起那少年，陆子诺却说：“可惜了那幅画，你去看看，还在不在。”



瞿仙立即飘开去，很快便捏了一张画纸回来，虽有些水印，但没浸到笔墨上，陆子诺展开笑颜：“看来今日的心血来潮，收获极大。”

“真是够心血来潮的！”瞿仙无奈地摇头，看见画桶，又问，“这景宾的画桶还要不要还？”

“怕是你还要还也还不了了，她现在应该是在去盛京的路上了，留作念想吧。”陆子诺伸了个懒腰。

瞿仙立即把画纸卷好，收入画桶，她最是知道子诺的。

回程的马车上，陆子诺敛目养神。

“水……”少年的低喃打断了陆子诺的思考，那少年好似清醒了一些，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水，又是蹙了眉，“水。”

他的声音略嘶哑，低沉下来时自有气势，并不似普通人，不似是颐指气使，而是语调低沉，像是恳求似的。

瞿仙有些不满，正要起身，却被陆子诺拦住，只见他解下随身带着的酒囊，拔去木塞，声线里是毫不掩饰的兴味与笑意，伸手点一点少年的脸颊，又捏一捏，揉一揉，揉面团似的，似乎觉得手感还不错。

“来，喝点儿，润润嗓子。”

他不在意地将酒垂直倒在少年嘴边，酒液洗净了少年灰扑扑的唇色，显出一种不怎么健康的浅粉色，像是一朵娇嫩欲碎的樱花，少年艰难地吞咽几口酒，咂咂嘴，陷入了更深的昏迷，陆子诺低眸看了看他软下来的身体，拍了拍自己的额头，一副“我早就知道”的无奈又伴随着一贯狐狸般狡黠笑眯眯的样子：

“知道回去该怎么说吧？”

陆子诺说话的尾音带着漫不经心的上挑，让瞿仙的后背紧了又紧。

正是三月末，古朴的街上有种自然而然的热闹，桃花酿的香气醇厚，小商贩的吆喝声，孩童的嬉笑玩闹，却被这一句话劈出了短暂的停滞。

瞿仙对上陆子诺轻佻又略带讽刺的眸，那一汪潭水似的眼睛，始终含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使她无奈地叹了口气。

方才的四个黑衣人，杀气虽隐，血气仍存，应是杀手无疑，而这个少年不知招惹了什么而引来杀身之祸。

陆子诺大摇大摆地回到陆宅，正好撞见陆老爷在府门口送客。陆老爷名为陆青麟，身上有着老儒士应有的一切特点，温文尔雅，不苟言笑，情绪绝不肯外露。他看着陆子诺一路悠哉，而婢女瞿仙还背着个“小娘子”，却也只是微微一皱眉。

门前拱手的人陆子诺认识，是贝州府衙的宁师爷，不知贝州出了何事，让他亲自来陆家。她一时好奇，将手里的东西交给瞿仙，让她先行回房，自己则立在父亲身后。

“我也知道先生素不参与朝廷的事，但陆家在贝州人脉甚广，劳烦先生费心助我们抓捕逃犯了。”

“宁兄如此说我就更是不懂了，既是抓捕逃犯，为何不发下海捕文书，广而告之，而且这逃犯是才十多岁的少年……”陆青麟有意推脱。

“此人关系重大，只能秘密缉捕，以免引发骚乱。要知道我大晟皇朝，经历了那几十年的变乱，可是刚刚安稳些，就有乱臣贼子不甘寂寞了。”

宁师爷的言外之意，此人定是与之之前的反贼叛将脱不了干系，怕海捕文书一下，人没抓住，旧部倒是聚集起来了。

陆青麟点头称是：“我自当尽力。”

陆子诺虽依旧低眉，眼睫却不由得微微一动，心中隐隐不安，自然而然联想到带回的“小娘子”身上，看来此人只能继续装扮成女子了。

陆子诺这厢胡思乱想，那边陆青麟拈须点头，忽而想起什么，一拱手：“倒还有一件事要劳烦宁兄。”他侧身，正好让来人看到陆子诺：“犬子子诺半月后生辰，还请宁兄大驾光临。”

这一句话惊雷似地吓呆了两个人，一个是宁师爷，另一个就是被通知过生辰的陆子诺，他们两个目瞪口呆地对视了几秒钟，不约而同地反应过来应该寒暄一下：

“想不到六郎终要考取功名了，可喜可贺。”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哈哈哈，承蒙关照。”谁又能想得到呢。

直到宁师爷梦游一样离开，陆子诺还处在一个呆滞的状态里无法自拔。陆青麟早已离去，行前轻飘飘地告知陆子诺：

“芊儿会向你解释。”

陆子诺听到“芊”字，瞳孔猛地一缩，下意识地深吸一口气，心里惊涛一样激起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知道陆紫芊又出了什么主意。

旁人或许不明白生辰有什么好怕，可陆子诺却清楚地知道，这十三年来，她从未过过生辰，又或者，每每她生辰，便是一家人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因为她的生辰，就是母亲的忌日。

而今年的生辰，并不是父亲突然之间的大发善心，而是因为她的年纪已经到了考取功名，要做入仕准备的时候，借生日宴的机会宴请名门望族，借机结识官场上的一些人，先打通好关系，才好继续向上走，一步步通过会试，进入国子学。

但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家人的愿望而已，陆子诺自己只想着一辈子逍遥快乐，最不济也要平安终老，当然，最好还能等旁人都遗忘了她的时候恢复一下女儿身，就算碰不到喜欢的人也没什么，可他们连这点奢望也不肯给她……

第二章 欲言止，何时疏离成陌路

陆宅不算太大，陆子诺的卿竹轩较为偏僻，周围种了一圈青竹，四季青翠，此刻春末，却因着旁处的衰败凄清，多少显出几分诡异。

陆子诺疾步走着，却在经过君同往时，被琴声吸引，这古琴声音低沉而悠扬，虽是正午阳光明媚，琴声中却透出暮色四起寂静的幽凉，好似万般心事尽藏，浅浅露出的那一丁点，也足以让人淹没在情绪中无法自拔。

陆子诺心头的焦躁被这一琴音牵动，渐渐冷却下来，三姐紫菱这琴音似乎也在诉说着她的心情——人在局中，身不由己。

一串炫高音后，陆子诺取下腰间的紫竹洞箫，合奏起来。

琴声悠远，洞箫低回，令袅娜前来的陆紫芊在廊角处驻了足。世上万般诸事，谁都有着自己的不如意，不过是在互相迁就罢了，只是这份迁就，小妹又能理解几分？

合奏几近尾声，陆子诺不经意地一瞥，箫音戛然而止，而相和的古琴也“铮”的一声，弦断音绝。

陆子诺沉着脸，盯着那个熟悉的身影，连一句寒暄也不愿说，快步上前两步：

“陆紫芊！”

陆紫芊回神，只见陆子诺气势汹汹而来，她原本欲嗔一句“不知礼数”，可想起今日要说的话，却觉如鲠在喉。

“我有话要对你说。”陆紫芊开口，瞥见陆子诺神色了然，大抵是父亲已经告知了她生日宴的事，便双手一握，端出家主的样子来，陆子诺看也不看一眼，先行进了自己的竹园。

瞿仙立即迎了出来，陆子诺就算再气，也没忘了叮嘱：“那个‘小娘子’的伤，还是尽早请大夫来看看。”

“我已经派人去请姜大夫了，只是……”

不待瞿仙说完，陆子诺截过话头便说：“那小娘子的伤势不轻，就别随意移动了，你尽心照料便是。”



“诺儿！你……又捡了人回来？”陆紫芊的面色威严。

“是，我不喜欢见死不救。”陆子诺头也不回地进了书房。

陆紫芊心里想着说辞，面色也比平日里温和些，挥手让瞿仙下去，也跟着进了子诺的书房。

见陆子诺站在中央，陆紫芊便扶着她的肩让她坐下，小妹的肩头瘦削而窄，到底是个没长成的孩子，却背负太多，紫芊偶尔也会后悔，可细想下来却是无可奈何。

陆子诺一看二姐温和的面色，便开始心里打鼓，几个姐妹里她一向与二姐最为客气，不仅是因为多年前的一个心结，亦是因为这些年来二姐一直对她要求极为严格，如今看二姐面色和蔼，她反而不寒而栗。

陆子诺并不开口，只等着陆紫芊来宣判，可陆紫芊却是衣食住行挨个问了个遍，陆子诺低眸垂眼，手里拿着一把精巧的银剪，修剪花瓶里的茶梅花枝，漫不经心地答。

春末的天还有凉意，窗开着，陆子诺又穿得单薄，一阵风卷起，她便打了个激灵。

陆紫芊一边让她这阵子少出门，说是温泉那边的人也传大白天见到了杀手，一边起身去关窗，窗子一阖上，便隔离了屋子里最后一点亮光。

“你要说什么，尽管说便是，关于生日宴，父亲方才已经与我提过。”陆子诺低眉见礼，眉眼依旧是笑，却并不回答陆紫芊的问题，明亮的眼神好似蒙上了一层嘲讽的浅笑，仔细看过又像是揉进漆黑的眼里，什么都没有，像是戴着一层极好的、与面皮融合在一起的面具，这不是对待家人的温暖神情，而是面对外人时的虚假笑容。

陆紫芊临窗而立，听了陆子诺的话，她后半截的话仿如被窗子夹断了。窗边白釉底青瓷瓶里斜插着的几枝茶梅依旧娇艳着，她的声音低弱下来，似乎能想象到她拧眉的模样：“生日宴的事……家里想着既然你已长大，不如借着机会将你引荐给其他名门望族，以后也好便宜行事。”陆紫芊徐徐的声音像一滚一滚的浪，推着人走，却又让人看不真切，“这也是为了你好。”

其实，陆子诺的性子未曾转变过，平日里什么都好说，可但凡涉及这层男儿身份便反抗得激烈。

陆紫芊心想：许是小妹年纪小，只是单纯地反感这强加给她的身份，可她哪里知道，除却陆氏缺子，这层身份却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比如她自己。

“是不是为我好，难道不是由我才能判定的？”陆子诺为做男子，说话一向压着嗓子，如今自己家中不怕人听见，扬声之下声线清脆，愈显出些尖锐的不满，她原本就在隐忍，以为自己的纨绔与隐忍可以让两边都各退一步，可现在的结果却让她难以忍受，“这些不过是你以为的好与周全，若我不愿呢？若我不愿，这些又算什么！”

“自然是好事！”陆紫芊猛地转过身来，拧着眉看她，“从小父亲便教你如何分清轻重，如何讲话做人，何时又教过你顶撞？”她微微一顿，自觉言语间过于激烈，便缓了语气道，“你且想想，家里人岂会害你？”

陆子诺此刻听其言，怒极反笑，银剪一动，咔嚓一声便剪断了茶梅嫣红色的花



苞，那小小的花苞生路已无，飘飘摇曳着生姿而落。屋里阴暗，却不敌陆子诺丹凤眼中神色阴霾。

“会不会害我，我不知道，可会不会替我作什么决定，我却是懂得。如同当年二姐向着父亲建议我需为男子一般，这次想来也是二姐的主意吧！”

“你……听到了？……不，是看见了？……并不曾听清对不对？”陆紫芊没想到她会这样问，神魂俱僵，那日本门后隐约一缩的剪影，地上剔透的扇坠，还有再见时冰凉的眼与紧抿的唇。竟然是她！

其实世事多变，难以捉摸，就比如当年陆子诺的出生，又哪里有好坏之分。她当年出生时，父亲为让血崩将逝的母亲了却一段心愿，便要产婆谎称她是男孩。消息不知怎么走漏到了陆氏族长耳中，陆氏虽为书香世家，可陆青麟是长房，不可无子。族长知道陆子诺是个小丫头，却一锤定音，告诉陆青麟，这男孩不管是真是假，都必须是真，于是户籍上便坐实了。

陆子诺六岁的时候，父亲曾经动摇过想要她恢复女儿之身，比起宗族地位，到底是女儿的快乐更为重要，可这事儿亦不敢贸然而行，本是请法师来挑个日子再做打算，谁知法师却言陆子诺命格奇特，此生只能以男子身份生活才能化解重重灾厄，不然必将年不过十。

这事儿是个隐秘，也只有父亲、长姐还有陆紫芊知道，怕陆子诺听了害怕伤神，谁想着这孩子居然没听到前面，只听见了后头，谁想着这一瞒居然成了两姐妹疏离的缘由。

陆紫芊急急捉住陆子诺的手，薄唇一抿：“不是的，你听我解释！”

“解释？”陆子诺手一扬挣脱，银剪亦脱手而出，嘭一声砸在花瓶上，“这些年来你们又何曾有一人听过我说的愿意还是不愿意，你们又何曾有一刻听过我的解释？现在你对我说要我听你的解释？”

银剪撞在花瓶上，花瓶先是碎了个小孔，有清水顺着流出，不一会儿终究是难以支撑，骤然一声分崩离析，就此散落一地碎片。

陆子诺扬了扬眉，一寸一寸弯唇，依旧是平日里似笑非笑的模样，眼睛也弯一弯，笑意温柔，嫣红的唇吐出的两个字却是——

“送客。”

“混账！”陆紫芊也动了怒，“此事由不得你胡闹，你最好想清楚，不是任何女子都有你这般好机缘的。”

“原来是二姐心比天高，这身份你拿去便是，何必把自己的梦想强加于人？我胸无大志，随遇而安便好。”陆子诺冷笑。

陆紫芊气得胸口起伏，却终究还是把呼之欲出的斥责咽了回去，只是冷冷说道：“你果然是该好好管教了，罚你去祠堂抄写家训，如若不好好准备生日宴，你今日救回的……”